

一千瓶酒的英雄 与一个酒壶的故事

[德] 顾彬/著 张冰烨/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一千瓶酒的英雄 与一个酒壶的故事

[德] 顾彬/著 张冰烨/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千瓶酒的英雄与一个酒壶的故事 / (德) 顾彬著 ;
张冰烨编.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200-12971-7

I. ①一… II. ①顾… ②张… III. ①散文集—德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9640 号

一千瓶酒的英雄与一个酒壶的故事

YIQIAN PING JIU DE YINGXIONG YU YI GE JIUHU DE GUSHI

[德] 顾彬 著 张冰烨 编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190 千字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2971-7

定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目 录

一、爱情，女人与记忆

- 3 爱情，女人，记忆
- 7 翻译与女人
- 9 男人与女人真的平等吗？
- 16 男人能爱女人吗？
- 20 美丽的女人美丽的书
- 23 表情包
- 25 男人与孩子
- 27 七山：白雪公主的避难所
- 29 妈妈
- 31 你什么时候来的？
- 34 你也来了吗？
- 36 晚上的英雄，早上的虫子
- 39 翻译的幸与不幸
- 44 翻译与死亡
- 46 谈郭沫若及其翻译
- 58 片段 回忆顾城和谢烨

二、受伤的语言 受伤的生命

- 87 我的中文
- 90 我看当代德国哲学
- 102 语言帝国主义
- 104 文化斗争
- 107 汉学与意识形态
- 110 汉学是外国学吗？
- 112 略谈欧洲中心主义
- 115 诗歌：嘴巴，耳朵，眼睛
- 120 诗人是语言的神圣牧人
- 124 受伤的语言 受伤的生命
- 128 写作应该是孤独的
- 131 写作就是卡夫卡的存在
- 135 长篇小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 140 中国当代文学的面子和里子
- 144 中国为什么没有叫得响的翻译家？
- 147 中国作家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等
- 150 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奖吗？
- 153 如果谁都能写作 那就谁都能当总理

三、悲哀中的快乐

159	蚂蚁
162	啤酒
165	词典
167	诗与狗
169	归兮来
172	孟母的墓
174	四十年前
176	背诵与诗教
179	怀疑与信任
182	告别的艺术
185	我的信仰是爱
188	悲哀中的快乐
194	四川的回忆录
203	朗诵在维也纳
210	一千瓶酒的英雄
213	衣锦夜行的还乡
217	学术、理想、财产
219	“对一个外国人来说”
222	综合的心智——张枣诗集《春秋来信》译后记

四、莱茵絮语

- 231 白酒与真理
- 232 死，还是喝？
- 234 男人的孤独
- 236 男人应该向女人学习
- 238 女人与残忍
- 239 一个女人两种灵魂
- 241 胖的男人瘦的女人
- 243 看电视与生孩子
- 245 中国的青年人和老人
- 247 70岁儿童时代才开始
- 249 70岁还能爱
- 251 足球与爱情
- 253 爱与爱情
- 255 爱情开始，人就忧郁
- 257 永恒的爱情可能吗？
- 258 开始爱吧
- 260 什么是幸福？
- 262 做一个普通人
- 264 欢迎敌人
- 266 敬畏生命
- 268 人行道

- 270 后记 我的散文

一、爱情，女人与记忆

爱情，女人，记忆

爱是我们最需要的，爱情却是我们最怕的。因此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很少会不复杂，使之复杂的是我们的记忆。爱情与记忆之间为什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痛苦呢？

从记忆的本身来看，本来有两种记忆。为了了解这个现象，最好用两个不同的词来解释记忆，有集体的和个体的记忆。集体的记忆我们最好叫纪念。一个民族每年会纪念建国之类的历史事件，她分享集体的记忆。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这种纪念，她会从历史上失踪，或者陷入很大的困境。

跟纪念不一样的记忆是个人的，我们叫它回忆。人类很晚才有这种现象。比欧洲早一千多年，中国已经有诗人能这样说：你还记得吗？二十年以前我们两个……因此不少唐朝的诗歌用“记”这个汉字来作为标题。

这种回忆都包含一点忧郁的感觉，因为所有的回顾跟时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记得的经常已经没了。好的文学作品就是从怀念开始。无论是杜牧、鲁迅或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怀念”是他们大作的出发点，这让读者伤心。我们怀念的一般是人，是我们爱的或重视的人。我们可能已经失去这些人，或者他们走了，让我们一个人留下来。失去后我们会太难过，会觉得生活是空的。想起一个已经离开的人，也可能我们不光会有一种美感，更有最深刻的悲痛。如果回忆离不开痛苦，我们不一定敢面对它。

德国当代哲学说每个人出生的时候要经历一种原场景（*primaeval scene*）。比如娃娃看到妈妈的微笑，他也开始微笑。微笑就是爱。因此每个人首先看到的原场景跟爱有关系。孩子长大了，他（她）不光需要爱，也需要爱情。如果是男的，他去找。如果是女的，她开始吸引。按照什么标准来找、来吸引呢？可能他们（她们）都会靠无意识地看到的一种原形象（*primaeval image*）。要不然在几亿人之中他们/她们找不到自己要的对象。找到了，他（她）会说“就是他（她）”。跟顾城一样。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北京火车站的人群中看到了谢烨，他知道他要的不是别人，就是这个人。

可以说一个人看到别人，爱上他（她）了，这也算一种原场景。这可能是我们第二次原场景。不过，不少我认识的女人怕这种原场景。最近有一位女士坦率地告诉我，如果她有一天会碰到一个一辈子再也找不到的最合适的男人（*man of my life*），她肯定要跑掉。另外一个已经去世的女性朋友十几年来信问我：如果我们有一个一直感觉到的愿望，但是完全不愿意满足它，我们怎么办呢？第三个我认识的女人听一个男人说“我爱你”，她的反应非常奇怪。虽然她也爱过他，虽然他们两个享受过爱情的深度，她提醒这个男朋友：这句话我不允许你说！

女人怕爱情吗？她们怕激情（*passion*）！好像她们不要一个能满足她们所有愿望的男人，宁愿跟一个老实的丈夫在一起。去年有一个跟我读完博士的中国女生告诉我：“老师，我知道你觉得我的老公不好看，他肚子太大，他的身材

不怎么样，总的来说他不是帅哥，但是因为我可以控制他，所以我只好跟他在一起。”这不是一个奇怪的观点吗？她说控制，不说爱情，更不说激情。肚子大的中国男人喜欢这样吗？

当时我想起Rod Stewart来，他是英国有名的摇滚歌手，他1980年唱过：even the president needs passion（连一个总统也需要激情）。他这首歌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激情的话，它能是完美的吗？因此，怎么可能有女人会不要激情呢？

是的，女人经常害怕激情，因为激情太深。激情能打开一个女人的真心。打开后，她的痛苦就开始了。一些欧洲语言的passion这个字是从拉丁文来的。除了激情外，它还是痛苦的意思。激情与痛苦真的是一致的吗？好像是，从女人来看，也许更是。大夫们说女人比男人更懂和渴望爱和爱情。女人就是爱和爱情。如果一个男人了解这个，如果他掌握了爱情的秘密，他可以触摸到一个女人最神秘的地方。然后他们能够成为神与女神。这样宇宙的秘密也快要打开了。天人合一是人最大的渴望，能够得到吗？通过互相拥抱能得到。不过需要勇气。为什么呢？

女人的心打开了后，它要求永久满足。不是永久的、每天的满足，心开始缺少太多，开始害怕。心害怕记忆。因为记忆说：有一次有……现在什么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女人一般不允许一个人问她“你得到过你最想要的吗”，因为无论怎样，所有的回答都会打开痛苦的大门。

因为我今年70岁，我做过不少女人“灵魂的办公室”。

女人们有时敢找我谈她们自己。有一个说她跟一个男人好几年以前享受过她生活中最美丽的时光。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她决定了要走。原因是他们的关系太美。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她老了，就没办法回到她的丈夫身边去。这么一个女人中国报纸叫情人（mistress），这是一个男人的角度。女人也可能因为她得不到她本来要的，她到处去找，希望能一辈子满足一次她最深刻的盼望。满足了以后，不允许她自己回顾，不允许任何人提到过去。什么都不说是她唯一不要面对她生活最大的快乐与痛苦的方式。

20世纪80年代柏林的女权主义者在游行的时候总是喊“我们要一切”的口号。从今天来看，她们都失败了，因为生活不一定会提供一切。可怜的女人！

翻译与女人

我在中国教书已经五年了。我都用中文上课，当然很勉强，很费力气。大部分学生是女孩子，很聪明的女孩子。来上课的男生很少，他们经常比不上女同学。在教室里，男生坐在后面，女生坐在前面。女生认真、微笑，很可惜男生总是麻木。

因为这样，我的问题就来了。什么问题呢？了解、理解的问题。我的中国学生大部分学外语和翻译。翻译算服务，因此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学外语的学生大部分是女生。我学了好多外语，也教外语和翻译学，那么，我是女的吗？好像是。什么意思呢？

我当然是男的。我的名字和性别都证明我是典型的男性，典型的德国人。但同时我是女性的。跟歌德写中国银杏的一首诗说得一样：我不是一个，我是两性的（*Ginkgo Biloba*中诗行直译）。因此歌德和我都会主张：两种灵魂睡在我心上。

我的心呢？一个是男性的，一个是女性的。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欧洲的。

大部分男人不太重视女人。不过，不理解女人的男人可能也会难以了解自己。因此我总从女性的角度来看我自己。我就倒霉了。男人会问我为什么想去做女子。我不想做女人，我想体会女性，理解她们。所以我老考虑到她们：她们

是谁，她们要什么，她们希望什么。我总试试看能不能满足她们的要求。我就倒霉了。

原来男人多反思一个女人的心理应该是好的。但是，我这么看好像是错的，不符合时代。我原来每个星期给某一个中国报纸写专栏。过了一年多后编辑来电话告诉我不再需要我的小品，因为我写关于女性的话题太多了。

本来我希望女读者发现我不再写我的散文会表示反抗，但她们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大概不好说。也可能她们觉得不应该是男人解释她们，应该是她们解释自己。反正从德国来看是这样的，那里的口号是：只有女人才了解女人。

一般来说，男人是单行路。女人大部分是矛盾的。因此我不再多谈男人，太无聊。不如谈女人、谈翻译吧！

爱和爱情是翻译。我们爱，我们就把我们的感情翻译成语言或手势。我们的眼睛会说很多。我们的眼睛有时包含了我们所有的渴望。但如果我们是低着头的呢？

我喜欢在北京的饭馆看人吃饭。场面都一个样——饭来以前，女的看手机，男的看手机。菜来了后还是这样。男人胖，女人瘦。男人穿得乱七八糟，女人穿得很美。

穿衣服也是一种翻译。如果我是女孩子，我不可能跟一个不文明的男人结婚。饭馆里的中国男人经常不够文明。现在天气热了，他们会给我看看他们的肚子，还拍一拍自己胖胖的肚子。怎么办呢？

鲁迅说过“救救孩子”。我们今天只能说救救男人。要不然他们还是在香山“禁止抽烟”的牌子旁拼命地抽烟。救救香山！

男人与女人真的平等吗？

女人的解放也可能是20世纪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女人是人类的一半，写女人就写半个人类，是不是？我原来是这么想的。

一两年后，我每个星期给某一个中国报社写一篇散文。过了一年多后，该报社的编辑（他当然是一个男的）来电话告诉我：你老写关于女人的话题，我们不太想再发表你的文章。我吃了一惊。写女人不对吗？落后吗？好像是。我早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男人做女子的镜子，给她们各种各样的认同。当时是50年前，我觉得这个说法不错，有道理。今天我怎么看呢？

30年来我经常说：我是女权主义者。没想到有一天在波恩会有一个女人就此问我：“你为什么想做女人呢？”我不想当女人，即使我总是坐着小便，为了干净，没有别的意思。我不喜欢看男人站着撒尿。他们还不洗手就离开厕所。我还记得50年代的德国，我们小男孩每一次公开地一块儿嘘嘘，大声地喊一声口号：谁不站着，谁不是男子汉。很调皮，对吗？这件事情不要多说了，有一点无聊。

有一次一个中国男性读者跟我家里人说：“顾彬不喜欢男人，他最讨厌的是中国男人！”有道理吗？慢点，情况复杂一些。

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长大的孩子，经常看不到爸

爸。他们有的死了，有的作为战俘，有的到外地赚钱去了。我爸爸早上很早离开家，晚上很晚工作回来。他回来我已经睡了，因此很少能看见他。

那时候，我们小孩儿老跟女人在一起，渴望有一天会来一批男人跟我们玩。他们来了，他们是士兵，英国人。他们的军营就是在我们住的房子后面。每天他们到我们房子前面的荒地来进行部队演习，我们小豆豆们都跟着他们，有时高兴地坐在他们的高射炮上。虽然我们不懂事儿，有一点顽皮，比方说把石头扔到他们的营房，但英国军人还是对我们孩子们非常亲切。

当时我们小孩儿做战争的梦，梦见到战地打仗去。我们心上都代表一种男人主义。我们看不起女孩子。我们到野地玩儿骑马牧者与印第安人的游戏，到森林爬树，在那里女人对我们来说都不存在。我们是男人，我们是英雄。上学我们经常带武器，当然是玩具枪。有时我们在树林子里找到真的兵器或真的手榴弹，就把它藏起来。而且当时在家里还有真正的手枪与真正的弹药，它们是大战留下来的。我们孩子当时的生活其实有些危险。

无论如何我居然有一天发现了女孩子，女人的文明，在小学、在学童日托所。我是在德国的北方出生的，在策勒（Celle）。1952年，我在这个古老城市的郊区开始上学。大概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男生受不了老师老歌颂两个女生的书法，还让她们两位把我们的名字写在我们本子的封面上。原因是老师觉得我们的书法太难看。他说他认不出我们的姓名来。两个姑娘把我们的名字在我们的手册上写好了，我们